

# 北海文史

## 第十六辑

### 功绩在焉

——从廖国器主编的《合浦县志》谈起

陈继礼

在我的书案上，置放着一部六十七年前由邑人廖国器主编成的《合浦县志》（复印本）。这是廖先生于1930年秋出任合浦县县长时，奉当时广东省主席陈铭枢之囑，亲自主持，延请举人刘润纲，瑞贡许瑞棠为编辑，组织恩贡、监生林鸿材等13人进行采访，仅费时一年，就编成了这部十六卷，涵盖了舆地、地方、建置、经政、礼俗、职官、选举、实业、交通、人物、前事、艺文、名胜、杂闻等十四个方面的内容、约50万言的巨制。这部县志的编成，是在一个极其艰难的状况下进行的。民国五年（1916年）钦廉镇守使龙世储曾召集地方人士计划纂修过合浦县志，但结果没有完成。廖先生终于以短短时间就编成这部皇皇县志，既保存了道光年间（1821—1850年）廉州府知府张埭春续修的《廉州府志》的资料外，还补充了道光至清末（1911年）期间的大量史料。这不单弥补了民国一代合浦无县志的空白，也可以说，完成了前期治志同仁的未竟之业。正如先生在该志编成后，于1932年2月在合浦县政府邸亲为之序中所说：“此志告成固足以考见吾乡之历史，而斯文所在，经编者钩稽检拾，竟从前未竟之功，揆诸抱遗订坠之初衷，其亦可以不负欤”。但由于当时财政拮据，一时未能付印；十年后，继任的合浦县长苏萍生商请时任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、邑人邓世增（益能），把该县志付印，广为刊行，苏也为之序：“后之官斯土者，手此一编，一为展卷，于地方人文政事了然胸中，竭其力之所可为，而勉其职之所当尽，则是书之裨益为无既矣。”是的，先生主编的这部《合浦县志》，“非徒籍以考古绩，徵文献已也。”它是要让我们后人对故土的历史沿革、山川物产、民俗习尚等各个方面，都有所了解。“得以鉴往知来，固俗施教”。应该说，先生的这个贡献是毋庸置疑的，是昭然于世的。

吾生也有幸：解放后我还在学校里读书，而且亲受教于先生。因此课余觅闲，时趋请教，对先生行状，多所了解。如果说，编纂《合浦县志》是先生的一个功绩，那么，类似功绩，还值得我们今天来一个回眸。

廖先生本名国器，字云程，1893年生，1962年故去，得年69岁。合浦县南康镇陂塘村人。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院土木工程系，1926年随邑人陈铭枢师长参加北伐。1937年初，抗日战争前历任当时广东省属的海口市市长，钦县、普宁县、合浦县、琼山县等县长。他个性耿直公正，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，人缘甚佳；终生粗茶淡饭，不沾烟酒，崇尚勤俭，力行廉朴。1930年7月，他由普宁县长改调回故乡合浦县接替原县长宁可风职时，当时邑人极感奋，在街上悬挂起戏谑式对联：宁可风吹去大海，廖云程荣归故里。可见乡人对先生的爱戴和期望。事实上，在任四年期二间，他没有辜负桑梓父老的厚爱。生活上严谨自律。当时县府有一吉普小车，但先生由县府返回南康故乡，30公里路程，总是孑然一身唐装布履，骑着自行车代步。所以口碑甚佳。在政务上，一手抓农事桑麻、工商业，发展经济，当时全县农村集市就有45处之多。另一手抓城镇建设，广开交通。考虑到当时廉郡幅员广袤，原来交通梗塞，是贫病愚的症结。乃积极筹谋，北修合灵(山)路，东建合南(康)路、合福(成)路、南石(康)路，南拓北(海)南(康)路还向东新建合(浦)山(口)路，西筑合钦(县)路，大都建成通车。计当时全县可通车的公路达600里。其中，营造省道山口的钢筋水泥大桥，因缺乏技术和材料而尤为艰巨。举凡这些工程浩大的公路大都由他亲自参与规划、勘察、定线、绘图、拆迁、修路、造桥等等。同时，对合浦廉州旧城区也着手改革，拆除了部分旧残城墙，扩建中山路、大小南门路、阜民南路、阜民北路，新建上新桥、下新桥等。在信息工程方面，也积极兴修、恢复或新架设合浦县城至北海、山口、南康、西场等地的电话通讯线路。

在文、教、卫方面，在全县范围内，共创办了40余所中小学校和一间女子小学，修建、增建一批校舍，一时学风兴盛，据统计，当时全县共有中学6所。农业职业学校1所、小学213所；教职员工1078人、学生29,528人，图书馆2间、社会教育机关12间。还举办过全县中学生运动会，新建东坡公园，并在园内筹建县立中山图书馆；还参与集资创建有现代化规模的合浦医院，聘请当时留德名医陈瑞徵担任首届院长；又创办《合浦县政月刊》，并主持编纂民国期间唯一的《合浦县志》。

1934年4月至1936年10月，先生改任琼山县县长，对县城和所属的海口市的兴替也作出一些积极的贡献，得到好评。其中，修建了海口市飞机场；重

建秀英码头及炮台；修扩海南东西两线公路；新建海口市区的海南公园及医院、戏院；兴筑海口市沿海长堤；重修旅游胜地“五公祠”：大修海(瑞)公墓、邱(浚)公墓；……都为时人津津乐道。

抗日战争前夕，1937年初，他回到故乡，在北海奔走呼吁，千方百计筹建北海珠光电力公司，安装上德国西门子厂煤气发电机组。从此，使北海大放光明，他义务担任该公司的首席经理。抗战烽火燃起后，他出任合浦县抗日自卫团委员。1939年至1942年，他一直在任广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秘书。1945年3月3日，日寇曾登陆蹂躏北海，他抢先拆卸北海电力公司的发电机组，疏散到县内安全山区埋藏。直至1945年抗日胜利光复后，才又把机组完整无缺地运回北海组装，使它立即重放光明，并再义务供职该电力公司，续任经理。

自1942年以后，他正式地辞职告别了政坛。回到故里陂塘村开垦荒山，营造果园，大量种植优质黑叶荔枝、杨梅、香蕉、芒果……。今年春，我曾和市文物所的负责同志一道，驱车前往瞻仰过廖先生的陂塘故居，尚见墙垣完整、檐瓦依旧。特别是先生当年手植的十多棵荔枝树，如今已两人合抱，生势盎然，绿荫怡人，仍挺立原地，真使我油然地回想联翩。1947年我考入南康高中那年，又是先生在家乡。筹款，创建了南康“南光电力公司”，使南康历史上第一次有了电灯，我们也是第一次开始在电灯下读书。那年，先生同时无酬地兼任北海与南康两间电力公司经理。翌年，他还与旧州当地人合建江口埠。1949年春，他被邑人推举担任合浦县立第三中学(今南康中学)校长。

1949年底，合浦解放了。1950年他继续留用担任第三中学高中部的语文老师，正好上我们的语文课。由于他毕业于北京大学，是蔡元培任校长时的学生。我们从先生那里得知一些关于京都名校著名学人不少轶闻趣事。如蔡元培校长如何开明豁达，既任用年青的新人如陈独秀、胡适，也留用清末遗老、拖着辫子上课室的辜鸿铭等，这些都记忆犹新。他给我们布置作文，都是要求在课间完成。记得第一次出的作文题是：我的家。我大约写了近二千字。发还作业后，我发觉先生审阅精到，不单是逐个纠正了错别字，甚至在段下批了：“束上起下，笔态历落”……一类话，到文末，给我的总评语是：“颇得叙事技术”。临毕业前，先生布置的作文题是：毕业后的打算。我根据当时自己的处境叙述一番后，表明自己毕业后只有选择就业。先生在我的文末的批语是：“你原是有升学的能

力，亦不作升学的打算，他人可知，噫！”

其实，先生留给我记忆中的还有不少“噫”的回忆呢。他终生俭朴、清静寡欲。当时他每天由陂塘到学校给我们上课，要走上3公里的路程，可连自行车也不骑，总是手提布袋油(纸)伞，赤足而行，直到快进入圩镇，才穿上布履，进入学校。这据说是孩提童年时开始养成一种“恒念物力维艰”的老习惯了。运笔至此，能不令人一“噫”！

先生在大学时学的是土木工程。但其祖父午阶公是廩生出身，父亲愈崇弱冠即选拔为贡生、曾与梁启超同窗切磋、竞夺鳌头，惜年未而立而化去。所以先生幼受庭训，爱读古今时贤文词，能诗善辞，被邑人称“小书柜”。其书法亦佳，尤其是寸楷更名噪一时。但今天检点遗物，几已飘零湮佚，手迹全无。1976年，在合浦东坡亭前小亭右侧还竖立有一块他当年主政合浦时亲撰的《重修东坡亭记》，今亦不知流徙何处。目前除见1944年10月张国元主政合浦时所立《重修东坡亭记》上署有其名外，先生遗物只有两件：一为现存于北海市文物所内，其伯父廖愈簪撰、先生亲手于1926年书写并镌刻的《廖愈崇碑》一块；而唯一流传于世的文字，也只有1932年2月写成于合浦县政府邸的这部《合浦县志》扉页上的《序》了。荒天有情，能不再“噫”！幸合浦县人民政府于1994年新版《合浦县志》，在“人物篇”中已有提挈，记述先生建树颇多。先生一生功绩，昭昭在焉！